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对外汉语语用的 多维度研究

唐雪凝 等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DuiWai HanYu YuYong De DuoWeiDu YanJiu

对外汉语语用的多维度研究

唐雪凝 等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外汉语语用的多维度研究/唐雪凝等著. —青岛:中国
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1125-047-3

I. 对… II. 唐… III. 汉语—语用学—对外汉语教学—
教学研究 IV. 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536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cbse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马召辉 电 话 0532-85902342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1/16

印 张 18.375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 编委会

主任委员 王 敏

副主任委员 张全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成 尹慧敏 齐 涛

刘德龙 李天军 李新泰

张 华 蒿 峰

目次

第一章 对外汉语语用概说·····	(1)
一、语用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概说·····	(1)
二、对外汉语语用学诠释·····	(9)
三、相关学科研究概况·····	(22)
四、汉语语用学和对外汉语语用研究概况·····	(30)
五、对外汉语语用的多维度考察·····	(36)
第二章 对外汉语语用中的交际研究·····	(38)
一、言语交际主体的跨文化研究·····	(38)
二、言语交际行为的语言和非语言特点·····	(51)
三、语境的汉民族特点·····	(58)
第三章 对外汉语语用中的语境制约功能·····	(69)
一、语境研究概述·····	(69)
二、现代汉语语言语境的制约功能·····	(74)
三、现代汉语非语言语境的制约功能·····	(87)
四、语境的制约功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99)
附:语境制约与语用能力的关系调查·····	(111)
第四章 对外汉语语用中的称谓语研究·····	(113)
一、称谓语研究综述·····	(113)
二、现代汉语亲属称谓语泛化的特点、变体结构、规律及成因·····	(121)
三、对外汉语亲属称谓语泛化的语用研究·····	(136)
附:汉语亲属称谓语泛化使用情况调查·····	(154)
第五章 对外汉语语用中的委婉语研究·····	(156)
一、汉语委婉语的界定及产生原因·····	(156)
二、量化分析·····	(162)

· 2 · 对外汉语语用的多维度研究

三、汉语委婉语的认知理据	(165)
四、汉语委婉语的习得	(177)
五、汉语委婉语的适应性原则	(197)
第六章 对外汉语语用中的量词研究	(206)
一、汉语名量词概说	(206)
二、汉语名量词的表量功能	(220)
三、汉语名量词的非表量功能	(222)
四、从表量功能与非表量功能角度探索汉语名量词教学	(232)
附	(247)
第七章 对外汉语语用失误与对策研究	(248)
一、对外汉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248)
二、语用失误的成因	(257)
三、语用对策	(261)
参考文献	(285)
后 记	(288)

第一章 对外汉语语用概说

一、语用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概说

(一) 语用和语用学概说

1. 语用研究的由来及其内涵

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一般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索绪尔在该书中区分了语言研究的几对基本概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对是语言和言语。他指出,语言指语言体系本身,言语指语言体系在实际使用中的体现,由此将语言学区分为“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两类。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①,从而将言语研究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

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指导着语言学家致力于语言本身的研究,在句法学和音位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毕竟语言是人们用来进行交际和信息交换的工具,对语言静态、抽象地描写无法用来解释动态、具体的语言现象。于是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生成语义学家开始重视语义的研究,并试图把语义作为语言的基础,来取代句法的中心地位。虽然在这个时期把意义看做是静态的、抽象的,但毕竟开始了重视意义的研究。随着语义学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逐渐意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实际运用的语言来说,意义总是具体的,它总是和一定的语境相关联。于是语境因素便进入了语义学研究的范围,并且从以词为中心的语义研究扩展到句子意义的研究和话语意义、语篇意义的研究。这样一来,语义研究就变得纷繁复杂了。

语境因素对话语意义的影响和制约使基于真值条件确定语句意义的语义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对语境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语义学家对一些在特定语境中使用的说话意图不体现在字面意义上的话语的意义研究束手无策,将其扔进了“废物箱”中。语义学在研究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新问题,为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人们对语言学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作为交际工具使用的语言,必定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对它的研究,也必定以其运用和理解为最终目标。可以说,对语言的语用研究,反映了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23 页。

那么,什么是语用呢?简单地说,语用就是语言的实际应用。语言的实际应用主要是进行交际对话,就是用语言进行信息交流和信息交换。语用是一种动态的现象,它是语言符号的使用者在特定的语境中恰当地运用语言符号去表达或理解的能力和过程。

2. 语用学的界定

语用学是一门科学地研究语言的实际应用的学科。语用学的研究始于语言哲学。“语用学”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Morris)提出。1938年莫里斯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一书中勾勒出了符号学的概貌。他认为符号学由符号关系学(即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部分组成,其中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1946年,他又根据当时的行为主义符号理论,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把语用学重新解释为“语用学是符号学的一个部分,它在符号出现的行为中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和效果”。

此后,在卡尔纳普(Carnap)、巴尔-希勒尔(Bar-Hillel)、奥斯汀(Austin)、塞尔(Searle)、格赖斯(Grice)、莱文森(Levinson)和利奇(Leech)等人的推动下,语用学这个“杂物袋”或“废纸篓”,从所谓的“帮闲学科”而跃升为语言学中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目前,语用学的研究正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新成果不断涌现。但是,由于学者们对语用学和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有明显不同的看法,要给语用学下一个确切而完备的定义,是不容易的。下面,我们简要列举一些语言学家给出的定义。

莱文森(Levinson)在1983年出版的《语用学》中谈到了九种不同的定义,现依据索振羽(2000)的引用列出:(1)“语用学是对说明为什么某一组句子是不规则的或者某些话语是不可能的那些规则的研究”;(2)“语用学是从功能的观点,即试图通过涉及非语言的强制和原因来解释语言结构的某些方面来对语言进行研究”;(3)“语用学应该只跟语言的使用原则相关,跟语言结构的描写无任何关系,或者援引乔姆斯基的能力和运用的区别,语用学只跟语言运用原则相关”;(4)“语用学既包含语言结构的语境依赖的各方面,也包含跟语言结构没有关系或很少有关关系的语言的运用和理解的各项原则”;(5)“语用学是对在一种语言的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那些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的”,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说,“语用学是对语言和语法的书面形式相关的语境之间的关系的”;(6)“语用学是对未被纳入语义理论的所有那些意义方面的研究。……粗略地说,即是:语用学=意义—真值条件”;(7)“语用学是对语言和语境之间对说明语言理解具有重要性的那些关系的研究”;(8)“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使用者把句子跟使句子合适的语境相匹配的能力的研究”;(9)“语用学是对指示词语(至少是其

中的一部分)、含义、预设、言语行为和语篇结构的某些方面的研究”。^①

何兆熊(2000)总结了国外其他语言学家的一些定义:(1)语用学是对语言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语境所作的研究(Stalnaker, 1972);(2)语用学是一种旨在描述说话人如何使用一种语言的句子来达到成功的交际的理论(Kempson, 1975);(3)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交际进行的研究(Akmajian, 1979);(4)语用学是对话语怎样在情景中获得意义的研究(Leech, 1983);(5)语用学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进行研究的语言科学(Mey, 1993);(6)语用学是对互动意义的研究(Thomas, 1995);(7)语用学所关心的是说话人(或写作者)所传递的和听话人(或读者)所理解的意义(Yule, 1996)。^②

中国学者也给语用学下过一些定义:朱水林(1992)认为,“语用学研究表达是和它的意义、使用者、语境之间的关系”^③;钱冠连(1997)认为,窄式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话面(字面)的含义做出解释的”;宽式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④。索振羽(2000)认为,“语用学研究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意义的恰当地表达和准确地理解,寻找并确立使话语意义得以恰当地表达和准确地理解的基本原则和准则”^⑤;何自然(2004)认为,“只要涉及语言的产出和理解方面的理论,涉及说话人如何在特定语境下合适地、得体地使用语言,以及听话人如何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正确理解或推断出说话人意思等方面的实证研究,都可以算是语用学”^⑥。

从以上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语用学下了不同的定义。但归根到底,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解和使用语言,如何使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人们可以从说话人的角度、听话人的角度、语境的角度、社会动态交际的角度及语言功能的综观等方面来研究语用学。^⑦(何自然、吴亚欣 2001)

3. 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指的是以“语言应用”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的是意义和语

①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13 页。

②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9 页。

③ 朱水林:《逻辑语义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

④ 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11 页。

⑤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 页。

⑥ 何自然:《中华文化与汉语语用·序》,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 页。

⑦ 何自然、吴亚欣:《语用学概略》,《外语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11~12 页。

境。在上述中外语言学家对语用学的定义中,虽然措辞不同,侧重不同,但都突出了“语言应用”这个中心,无论是说话人使用语言来表达,还是听话人使用语言来理解;而意义和语境,则是语言应用的两个支点,无论怎样应用语言,都要涉及意义和语境。

传统的语义学家把意义看做是语言文字本身固有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内在的、固定的,不受外界因素,如时间、地点等的影响。而语用学则把语言文字本身的意义和它们的使用者联系起来。除了要弄清一个单词、一个句子本身的意指外,语用学还要进一步弄清是谁在什么情况下用了这个词或句子,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也就是说语用学需要研究一个词、一句话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具有的交际价值。“概括地说,语义学是对抽象于使用之外的语言意义的研究,语用学是对使用中的语言意义的研究。”^①(何兆熊 2000)利奇(Leech)曾经提出了四条标准,以判断对意义的讨论是否进入了语用学的范围:“(1)是否考虑了发话人或受话人,或(在不考虑说/写区别的情况下我宁可称他们为)言者或听者;(2)是否考虑了言者的意图或听者的解释;(3)是否考虑了语境;(4)是否考虑了通过使用语言或依靠使用语言而施行的那种行为或行动。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一个以上是肯定的,就有理由认为我们是在讨论语用学。”^②

言语交际离不开一定的客观条件和背景,语言活动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特定的情景、特定的人之间进行的。因此,对语境的确切理解便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语境究竟由哪些因素构成,却很难做出十分明确的描述,并且由于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的使用进行研究,从而对语境也做出了不完全相同的解释。我们认为,在语用研究的框架下,语境的构成主要包括两个因素:一是语言内部的规律,即语言单位的组合关系,我们称之为语言语境;另一因素是语言外部规律,即语言运用中的特定条件和情景,我们称之为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指在掌握了所使用的语言的基础上对语言交际上下文的了解,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单位组合的各个层面;非语言语境指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对交际产生影响的各種非语言因素,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语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凝固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③(何兆熊 2000)。因为交际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交际过程中,语境也随之而变,除了交际双方角色的不断轮换和更迭外,原先不为双方所共有的知识完全可能在交际过程中变为共知知识,成为进一步交际的基础,因此

①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 页。

② 利奇:《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55 页。

③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1~22 页。

交际过程也是语境的建构过程。“动态地理解语境除了对话语的理解有重要意义外,在交际过程中,发话者还能够有意识地‘操纵’共有知识来建构有利于达到自己交际目的的语境。”^①(何兆熊 2000)

4. 我们的语用观和语用学观

根据何自然(2001)的介绍,莱文森(Levinson)认为,语用学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英美学派,将语用学看成是语言学的分相研究,就像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那样,被看做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故称微观语用学,或者说是语用学的分相论。其二是欧洲大陆学派,主张凡是与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有关的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将语用学看成是语言功能的一种综观,故称宏观语用学,或者说是语用学的综观论。^②

分相论是被语用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语用学是语言学的学科分相之一,其中指示语、前提、会话、含意、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是语用学的基本内容,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对这些语言构成成分进行动态研究。与分相论相比,综观论认为语用学渗透在语言运用的所有层次,而不是把语用学仅仅看做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从语言交际和认知、语言的使用和社会文化的关系等角度对语用学作各种跨度的分析。

其实,在国内,“语用”一词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被理解或使用的。除了上面微观语用学和宏观语用学的观点外,常被提到的有两种理解。一种是马庆株(1998)的理解,认为语用研究就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包括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和语言规划的研究^③;另一种就是语法研究中三个平面之一的语用平面。对于前一种理解,我们认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外延过于宽泛,将一切涉及应用的内容包罗进语用,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像语言规划等问题一向就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语用学应该在与相关学科划清界限的基础上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后一种理解,施关淦(1993)认为,言语中存在着不少的语用因素,有的跟句法有关,有的跟句法无关,我们研究语法,就要把跟句法无关的语用因素给排除出去,而把跟句法有关的语用因素一一弄清楚,看看它们跟句法有何种关系,并进而看看它们跟语义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关系。^④因此,前一种理解的语用范围过大,后一种理解的语用是仅与句法相关联的语用,范围又太小,它们都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语用。

①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② 何自然、吴亚欣:《语用学概略》,《外语研究》2001年第4期,第10~11页。

③ 何自然:《中华文化与汉语语用·序》,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④ 施关淦:《再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汉语学习》1993年第2期,第6~7页。

我们持综合的语用观和语用学观。我们认为,微观语用学所研究的语用,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是全部内容;宏观语用学从认知、社会、文化等角度对语用所做出的分析,也是语用学研究内容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主张,既从语言内部,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研究语言的应用,也从语言外部,从认知、社会、文化等方面来研究语言的应用,从而对语用形成一个多维度的考察。

(二)汉语语用学概说

1. 汉语语用研究现状

语用学理论与汉语研究相结合产生的汉语语用研究当前还很不成熟,尚处于探索和发展的阶段。

依据左思民(2000)的介绍,我国汉语语言学界引进语用概念是在80年代的语法研究中。1981年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指出必须区别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句法的;1982年胡附、文炼在《句子分析漫谈》一文中认为,分析句子时必须分清语用成分和非语用成分;1985年胡裕树、范晓在《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语用平面,提出了主题、评论、表达重点、焦点、行为类型、口气、增添、变化等语用平面的相关内容。此后,以语法研究为立足点,三个平面相结合的方法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语用分析的观点已深入人心,一大批学术成果涌现了出来,语法学领域的语用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相对而言,立足于汉语本体而作的语用学研究就起步较晚,且成果相对较少,零散而不成系统。究其原因,是“我们尚未真正认识到语用学的价值”^①(左思民 2000)。由于诸多原因,汉语的语言学研究一直落后于国际语言学的发展,国内汉语学界对国外新理论在一定时期内不熟悉或不了解,国内外语学界用汉语写成的语用学文章及著作,绝大多数是介绍性的或者是外文版本的汉译,真正立足汉语探求自身语用特点的并不多见。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当前汉语语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汉语语用学学科成熟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汉语语用学的建立就显得非常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2. 汉语语用研究的有利条件

汉语是一种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与形态丰富的语言例如德语、俄语相比,汉语可以省去形态描写和分析的工作,从而使其语用特性得以突出,这本来应该促进汉语的语用研究,只可惜过去我们做得很不够。申小龙(2003)认为,汉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它主张“以神统形”,重意轻言,只要能够意

^① 左思民:《汉语语用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会、理解,形式上就可以“人详我略”。即使因此显得句子结构不完备,也不搞形式主义,因而汉语句子组织多是虚实相间、有无相生的。例如,汉语有一种“无形之虚”,即句子结构中没有明显的虚位,但在意义结构中存在很大的空当,需要依赖语境之实相资的“虚”。例如“他媳妇的肚子少说也有五六个月了”、“我姐是男孩,我妹也是男孩,我哥和我弟都是女孩”(我姐生的是男孩……)、“男同志就是游泳裤”(男同志只穿游泳裤)等,这些句子从表面结构看是悖理的,但借助语境,意义却很容易理解,并且句子显得简洁而有意义张力。^①

汉语中的同音和近音现象特别严重,现代汉语中只有 400 多个音节,加上声调也不过 1400 个左右,因此汉语中构造谐音双关语就特别容易,加上中国人又特别喜欢使用,导致谐音双关在汉语中应用十分广泛。刘禹锡《竹枝词》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两句,其中“晴”字以天气阴晴之“晴”谐“爱情”之“情”,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因此,双关语的理解,是语用学研究会话含义时应着重注意的内容,在这方面,汉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又如汉语中层次结构的多种切分是大量存在的,有一个广告“做女人‘挺’好!”既可理解为生为女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又可理解为作为女人,胸部丰满是很好的事情,这种歧解是利用语法结构切分的多种可能性造成的。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关注鲜活而丰富的汉语实例,汉语语用学才会得到迅速发展。

汉语的语用研究还可以到中国古代的语言学或语文学研究中去汲取营养。中国古代的修辞学研究非常发达,而语用学和修辞学有某种渊源关系,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可为语用学研究提供借鉴;另外,与修辞学、语用学关系密切的辩学在中国古代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以及言、意、象关系的论争,都已涉及语用学的相关问题。此外,在古代的文论和诗话中也保存了许多饶有趣味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语用学问题。因此,汉语言研究者,只要立足于汉语实际,在西方现代语用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继承传统修辞学、辩学的研究成果,对现实语料进行科学、细致的研究,一定会有我们自己的发现,建立起符合汉语实际的语用学,为世界语用学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三) 对外汉语教学概说

“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名称,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理解。陆俭明(1999)认为,这个名称不是很科学,较为科学的说法,应该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由是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同胞进行汉语教学,就不好说是“对外汉语教学”;在国外,外籍教师教汉语,这也不好说是“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

^①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5~240 页。

其实只能用来指称在中国境内对外国学生的汉语教学^①；赵金铭(2001)认为，作为应用语言学一个分支的“语言教学”可分为“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两类，“汉语教学”可分为“汉语作为母语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两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又分为“对外国人汉语教学”(即“对外汉语教学”)和“对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两种情况，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只是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②陆俭明所谓的“对外汉语教学”范围较大，等同于赵金铭所谓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本书所谓的“对外汉语教学”，即“对外国人汉语教学”，因为国家“汉办”已有“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名称规定，我们这里为行文方便，仍称之为“对外汉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在新中国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进入80年代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3年6月，参加筹备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专家学者们正式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学科名称。1994年底举行的对外汉语教学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确定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根本任务是语言教学。1998年，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最终被认定，它正式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二级学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同时也明确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任务。其性质是：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进行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任务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原理、教学的全过程、教学体系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教学规律和学习规律，并由此制定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用以指导教学实践，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水平。^③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基础是语言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赵金铭(2001)认为，这门学科“首先研究的就是‘教什么’，其次研究的就是‘如何学’，再次与最后研究的才是‘怎样教’”，^④这与陆俭明(1999)的观点是一致的。陆俭明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基础研究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怎么让一个从未学过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最好地学习、掌握好汉语。”^⑤这样首先需作基础研究；其次需加

① 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赵金铭：《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3期，第4页。

③ 黄锦章、刘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④ 赵金铭：《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3期，第6页。

⑤ 陆俭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之本体研究》，载陆俭明著《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强汉外对比研究和外国学生失误分析研究,以便尽可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再次,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编出各种门类的高质量教材;最后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教学法。

对外汉语教学从所教内容来看是一种汉语教学,从教学对象来看是一种外语教学。研究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与研究作为母语的汉语,在目的、内容、方法、手段上均有很大的差别。研究对外汉语的目的,在于让学习者掌握汉语语音与韵律,了解汉语词语用法与搭配习惯,明白造句原理与句子组装规则以及正确、得体的汉语表达方法,从而养成新的语言习惯,培养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在内容上,要求既要阐明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共通之处,又要揭示汉语所独具的特点,特别应点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在研究方法上多用语言对比分析、教育测量与统计等方法。

赵金铭(2001)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应有四个层面的研究:第一层面——本体论,从事汉语本体研究,其理论基础为语言学;第二层面——认识论,从事汉语习得与认知研究,其理论基础为心理学;第三层面——方法论,从事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其理论基础是教育学;第四层面——工具论,从事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应用于教学与学习的研究,其理论基础为计算语言学和现代教育技术。这样一来,就把对外汉语研究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单个层面的研究走向四个层面相结合的会通研究。^①

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本体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一般认为,汉语本体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支撑,对外汉语教学有赖于汉语研究成果。陆俭明(2005)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本体研究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本体研究相互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对汉语本体研究的推动作用,可用两句话来加以概括:第一句是,对外汉语教学是汉语本体研究的试金石;第二句是,对外汉语教学拓展了汉语本体研究。^②

二、对外汉语语用学诠释

(一)对外汉语语用概说

1. 对外汉语语用研究的必要性

汉语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关系最为密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发挥了重

① 赵金铭:《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3期,第6页。

② 陆俭明:《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要作用。20多年来,汉语本体研究,包括汉字研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些成果如何被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实现理论与应用的衔接,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近几年来,情况已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汉语本体研究开始重视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研究趋向深入、细化,追求可直接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成果。但是,也毋庸讳言,对外汉语语言诸要素的教学整体很不平衡,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还有很多工作仍需花大力气去做。在对外汉语语言诸要素的教学中,语法教学起步最早,研究最深入,成就也很大,但仍有很多问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语音教学、词汇教学、汉字教学近几年来才逐渐受到重视和深入研究;而修辞教学、语用教学,在某些对外汉语教材或课堂上,只是一些点缀或花絮,远远没有被系统地研究和讲授,大量的空白点需要学者去研究、填补。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成倍增长,世界各地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这极大地促进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怎么让一个从未学过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最好地学习、掌握好汉语”,成为每一个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的核心问题。语言的学习,不只是发音的标准、词汇的丰富和语法的正确,更重要的是准确地理解和确切、得体地表达。语用学正是研究语言的使用和理解,语言的教学过程从本质上讲是语用能力的培养过程。衡量一个学生的汉语水平,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汉语知识,而是看他是否能自如得体地运用汉语交际,是否具有较高的语用能力。因此,语用学与对外汉语教学应该具备一种天然的直接关联。有鉴于目前的研究状况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大力倡导并加强汉语的语用研究和教学,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紧迫的。

2. 对外汉语语用的定义及特点

对外汉语语用是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之间的汉语语用交际,它与中国人之间的汉语语用有着较大的不同。它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内部的侧重点不一样,研究角度不一样,研究的目的不一样。汉语语用研究的是中国人的语用状况和规则,由于汉语作为母语是从小习得的,其中关涉到的各种相关因素,例如,交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民族心理,汉民族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等,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习得的,这些对中国人来讲是习焉不察的,而对外国人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因此,对外汉语语用研究特别注意从对比角度进行研究,侧重点在于那些在语言交际中容易引起误解或交际短路的方面,其目的是为了揭示汉语语用规则的民族性。

对外汉语语用作为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之间的汉语交际,包括三个基本的要素:语用的主体——外国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语用的工具——汉语,语用的环境——汉民族文化环境。因此,对外汉语语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语用主体的跨文化性。对外汉语语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用主体具有跨文化性,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外汉语语用的主体既包括外国人,也包括中国人,所以他们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外国人之间也存在文化差异,因为他们往往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语用主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对语用行为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在交际时,语用双方不仅应考虑汉语的特点和中国人的民族特点,而且还应考虑对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心理,尽量缩小文化差异,实现成功交际。语用主体由于具有跨文化性,他们的行为方式或习惯也就不尽相同,例如,怎样开始交谈和保持谈话继续进行,怎样表示话语的连接,怎样表示强调,怎样表示礼貌等,各有其特点。这些规约是在不同的文化熏陶下逐渐形成的,在日常交际中人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遵循着自己的行为方式。在跨文化的交际中,人们总是习惯用自己的思维来解释对方话语,这就有可能对对方的话语得出不正确的推论。例如,汉语中的招呼语,就反映了汉民族人们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特定方式。“吃了吗”、“吃过了”,“到哪儿去”、“买东西去了”等疑问语用方式,体现了中国人之间,尤其是熟识的人之间特定的话语接受心理。这些是中国人常用的问候语,其功能只是表示他们之间相互打招呼,以此来表示礼貌,保持友好关系。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一概据实认真回答或详细解释,进而认为中国人爱打听“吃饭”、喜欢询问别人“去向”等隐私问题,实际上是对汉语招呼语使用的误解。又如,中国人在接受别人的称赞、感谢时,往往说“哪里,哪里”或“别客气”、“没什么”等,以表示谦虚,切不可认为他们是对别人的好意加以拒绝。中国人在送给别人礼物时也常说“东西不好,不成敬意”之类的话,这也只是客气,切不可认为他们看不起你。

第二,语用工具的汉语性。对外汉语语用的工具是汉语而不是其他语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意味着语用主体一方面要使用汉语来交际,能够发出汉语语音,能够用汉语来遣词造句,另一方面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陈汝东(2000)举了下面这个例子:一位英国朋友与一位中国朋友在一起。有一天下雨,两人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对话。英国朋友问:“下雨?”对方回答:“对,下雨。”不一会儿,雨下大了。英国朋友又说:“下重雨?”对方纠正说:“是下大雨。”过了一会儿,雨下得更大了。英国朋友又问:“下大大雨?”对方说:“不是,是下暴雨。”后来雨小了,英国朋友很有信心地说:“下小雨”,但对方还是纠正道:“是雨小了。”最后,雨更小了。英国朋友不无得意地说:“下小小雨了。”中国朋友哈哈一笑,回答说:“是下毛毛雨”。听完他的话,英国朋友就指着中国朋友桌子上的袖珍词典说: